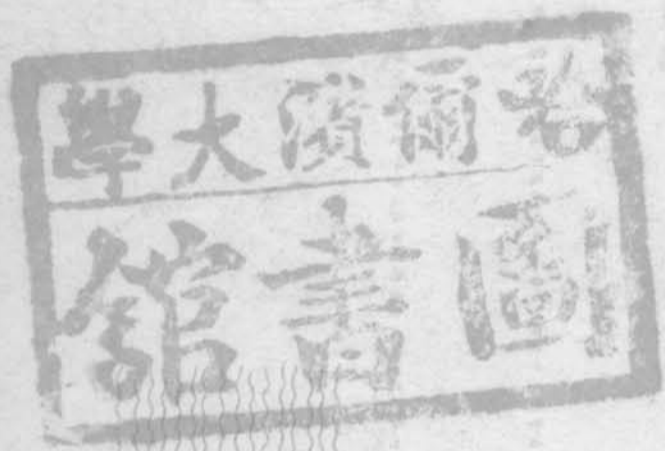


82.0.0



# 取消萬惡的特務政治



吉林軍區政治部翻印

1947.6.



# 目 錄

- 一、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一
- 二、請重慶看羅馬……………一〇
- 三、人間地獄——上饒集中營……………二一
- 四、戴笠是中國的什麼人？……………二六
- 五、要求國民黨取消敵後特務政策……………二七
- 六、特務頌……………三五
- 七、感言……………三八
- 八、誰是「武裝間諜團？」……………四六
- 九、取消萬惡的特務政治……………五九

## 誰愛護青年，誰戕害青年？

鄧 發

當着法西斯的瘟疫向全世界散播的時候，日德意法西斯企圖用恐怖、用戰爭來摧毀人類的和平自由的生活，來破壞人類的文明和文化，來侵略獨立的國家，毀滅自由的民族，想把文明的世界恢復到野蠻時代。全世界的青年爲了反對法西斯的野蠻侵略和恐怖統治，都已動員起來了，一切被侵略國家的青年，爲了保衛自己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也團結起來了！中國青年亦毫無例外，當着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鐵蹄踏進我國領土的時候，當時國民黨當局採取不抵抗主義，在「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口號之下，接二連三的訂立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屈辱賣國條約，實行媚日外交，中國青年即站在抗日鬪爭的前列，發出怒吼的呼聲，要求國內和平，集中全力實行抗戰。在這個時期，不但紅軍中的成千成萬的青年戰士爲民族解放堅決奮鬥，就是在國民黨十年黨化教育統治下的青年，也不能繼續屈服了。北平學生爲了制止國民黨賣國行爲和斲喪國家元氣的內戰，曾經在一九三五年發動過震動全世界的「一二九」愛國示威和南下請願運動，上海學生爲響應這一運動，亦發動赴京請願的壯舉。「一二九」愛國學生青年，莫不紛紛響應，進行示威請願。可是他們得到國民黨當局的答案，却是大刀、水龍、拘捕、監禁，殺戮的無情鎮壓。然而中國青年愛國的熱情，民族的義憤，並沒有因國民黨的鎮壓而熄滅，反爲北上抗日的紅軍所鼓舞，而再接再厲的起來鬪爭！由於日寇得寸進尺的深入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全國的人民奮起，逼迫國民黨，使它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發動抗日戰爭。在這時候，中國青年莫不興奮異常，紛紛參加抗日軍隊，成立抗日組織

、救亡運動遍於全國，學生工作團深入窮鄉僻野，喚起民衆，或到各戰場上執行救護任務，多少青年爲了保衛國土，捍衛家鄉而英勇流血犧牲。中國青年對於自己國家的熱愛，對於民族敵人的無限仇恨，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現在是抗戰第七年，全世界各國青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都正在顯出他們英勇的身手，迎接最後勝利的到來，中國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也正在團結一致，爲戰爭，生產，學習三大任務而努力。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青年，却陷於嚴重的苦悶、消沉、悲觀的境地！難道這些青年喪失了愛國熱情嗎？難道是他們忘了祖國危機的深重嗎？難道這是青年甘心墮落嗎？絕對不是的，這是國民黨反動當局殘害青年的結果。因爲國民黨反動派的領袖又想回到六年前的老路了，他們爲了發動內戰，準備投降，所以要採取殘害青年、壓迫青年的措施。雖然事實已經如此明顯，然而蔣介石還在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聲疾呼，說他在『愛護』青年！

現在我們看看究竟誰愛護青年？誰殘害青年？不管蔣介石怎樣動員了他的一切嘍囉大聲咆哮地叫他如何『愛護』青年，歷史的事實總是隱瞞不過的，一切詭辯、欺騙，是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的。我們就來看看國民黨『愛護』青年的事實吧！國民黨幾年來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給中國青年一些什麼？蔣介石要我們青年『安心立命』，要我們青年作『孤臣孽子』，這就是要我們青年準備在新內戰中『殺出一條血路』，去作法西斯獨裁頭子的孝子順孫。在政治上國民黨就強迫我們青年去受違背良心、出賣靈魂、喪失人格的反共特務訓練。想明白國民黨在政治上如何摧害青年，請看下面一個命令即可瞭然了：『查西北各省失學失業青年，往往惑於異說，以致陷身邪鄙，貽誤黨國，實有厲行矯正之必要，因特設西北青

年勞動服務營，專收此類青年，予以精神訓練，及技術之訓練。(甲)天水行營通令西北各省政府、各級黨政軍機關負責收容保赤思想歧誤之失學失業閒散青年；(乙)由天水行營通令西北各省政府各部隊於要津分別設置監察所，凡見有應行收容之青年，一律扣留送營分別受訓；(丙)由本營派兵前往重要地區會同黨政軍警機關、民衆團體，設法收容失學失業青年。(軍委會天水行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第七八二號密令)什麼叫思想歧誤？就是指主張上堅持抗戰，不滿國民黨的特務統治，反對黨化教育(即特務教育)，同情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青年。這樣的青年就應捕送勞動營，強迫受特務「技術」訓練。我們再看夕國民黨特務機關訓練過的青年要他們做些什麼？被派來延安做特務的一些青年說：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學校讀書時即要他們注意同學朋友中之積極參加抗日活動的左傾份子，注意誰讀進步書報，偵察同學行動報告特務機關，來延安之後即進行情報破壞工作。派到華北抗日根據地活動的特務，就要他們「瓦解八路軍的幹部戰士，勾引他們開小差，投毒殺害軍隊人員。」(呂文章等聲明書)甚至要他們當漢奸。「日本掃蕩來了不要跑，就說是國民黨，引日本刺客搜山」「調查那個是共產黨員，日本來了告訴他。」(何喚成自白)「所有參加特務組織的婦女，都有以肉體勾引部隊青年的任務，勾引越多，成績越大。」(黃改香自白)(見八月三十日解放日報)爲什麼一些青年竟作出違背他自己良心去出賣朋友去作喪失人格的特務呢？去作「有悖於中國人爲人的道德」的事情呢？這很多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用「人質」的辦法控制了的家庭強迫他去做的。青年何辜，受此荼毒？再看夕國民黨壓迫抗日救亡青年組織的命令吧！「無論任何社團，應先辦理立案手續後，方准活動，目前各地各種灰色社團，如

青年、文化、救亡、流亡等團體凡未經立案而擅自活動者，各黨政機關應即依照整理民衆團體辦法切實取締，勿稍寬縱。」（國民黨中央黨部通告威字第一號）又密令各省長官：「如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工人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應即嚴令取消。……」這一切就是國民黨當局所謂對於愛國青年，對於救亡團體的「愛護」啊！由於國民黨在政治上壓迫戕害青年的結果，使青年苦悶、悲觀，以致於墮落到這樣的程度：「有的學生除了追女人、做生意以外，還打麻將、玩撲克、輸贏論千。」甚至用校紀以外手段對付學生，那都會傷害青年的情緒，其結果不是激化便是墮落。」（「中央週刊」玉芸生論領導青年之道）國民黨的黑暗勢力統治青年的結果，便是如此！

在經濟上國民黨反動當局又給了我們青年什麼呢？「中央工校學生因飯不夠吃，搶風甚盛，近改爲分飯制，但每日三頓幾無一人獲一飽。女生吃菜尙斯文，菜量雖是相同，倒還可以供男同學打遊擊的機會。可是打遊擊的人太多，只得預先站在女同學飯桌旁邊伺候，等到他們剛離開飯桌的時候，男同學便一擁而至，誠可謂戰時標準的大學生生活了？」（見六月二十七日洪江西南日報）由於學校的黨化、特務化、官僚化，於是貪污橫行，使青年學生常常連一天兩三頓稀飯都吃不飽。至於勞動青年就更不堪設想了。青年有力的勞動者，有力無處賣。「青年力壯的小伙子，找不到出賣勞動力的地方，富人們都板起了面孔不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即使他們不取工資，只圖一飽，也會遭到富人們殘忍的拒絕。」（河南日報無數青年婦女甚至淪爲娼妓，如「廣西桂林等十二縣市省有妓女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他們從慘苦的充滿了血和淚的夜生活中，每年給與政府的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四月七

日大剛日報 這是國民黨官僚資本操縱物價，苛捐重重，使民不聊生的慘狀。

在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國民黨反動派又給青年一些什麼呢？強迫實行復古教育，嚴令尊孔讀經，對青年灌輸違反科學，違反歷史的極端唯心論的愚民思想。這是什麼文化思想呢？「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與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難道國民黨反動派不是這種代表嗎？最近出的「中國之命運」，還要學生當聖經來讀，以灌輸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引導青年到復古、到野蠻的深淵裡。在文化生活方面，一切抗戰歌曲在大後方幾已絕跡，一切帶着有進色彩、提倡民族氣節、反對屈辱、反對醉生夢死的戲劇，如「李秀成之死」、「雷雨」、「日出」、「蛻變」、「屈原」、「風雪夜歸人」……等都禁止上演，抗戰書報雜誌被停止出版者有五百餘種之多替法西斯做義務宣傳的「中央週刊」，散播投降理論，鼓吹剿共內戰的「抗戰與文化」，却盛極一時，反共小冊子則充滿於書店。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思想上文化生活上，給予青年的「恩賜」！

我們共產黨，對於中國一切愛國的青年，從來是當作國家寶貴資本看待的。我們把青年群衆看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因此我們對於中國青年從來是採取愛護，尊重的態度。

在政治上，在各個抗日根據地青年的一切抗日救國組織和活動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可以自由參加各種抗日武裝部隊和民兵，可以出版自己的刊物、牆報；一切抗日的歌曲戲劇，可以自己編制出演；青年有到任何一個軍事、政治、藝術、科學的學校和其他中學、師範免費讀書之便利。

在物質生活上，他們是受到各種幫助和保護的。拿我們師範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來做一個例子吧！

「我們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是由學校供給的，不但不要自己掏出半文錢，而且每月還有三十塊錢津貼：所謂用，包括學習上的課本和一切文具。今年豐衣足食，我們吃的比以前更豐富了。由於我們學校種了許多蔬菜，養了幾條肥豬，過去難於吃到的西紅柿、茼蒿子白、芹菜等也成了家常便菜，平時中餐一菜一湯，隔天能吃一次肉，每月還有一次豐足的會餐，現在我們的伙食至少比過去提高了三倍，我們穿的，今年除照例領單衣棉衣一套外，又加發襯衣一套毛巾三條，每月肥皂一塊。由於我們對於吃的穿的都不用自己操心，所以我們都能專心致志去學習。學校又鼓勵大家大膽提問題，敢於懷疑、自由討論，教員又能和我們生活在一塊，沒有絲毫的隔閡。」（曹熙：延安師範學生生活）在延安，他們生病的時候還可以免費住院，出院之後經醫生證明，又可再到學生療養院免費住院休養，那裡除有醫生看護照管之外，吃的是根據修養學生之需要，給予各種食品，而其生活標準則等於一個健康人三倍（普通標準每天小米一斤三兩菜金二十元）。這種生活真是大後方青年做夢也夢想不到的。

再看這裡我們青年工人的生活吧！下面就是中央印刷廠青工人李平的自述：「我十五歲到華陰兵工廠做工：不到兩年廠關了，我失業後在長安街頭流浪；常常兩三天沒吃飯，有時去當修築馬路的小工，每天工資兩毛錢，只能吃冷飯喝冷水。我到了邊區，我就不再感受失業的威脅了，我在十五歲時還是一字不識，在兵工廠辦的工友夜校讀了一年半的書。到了邊



區，工廠很注意我們青年工人的教育，規定青年每天做工六小時學習兩小時，並由工廠供給我們課本和紙筆，在這六年來我在工廠中不僅學會了一門排字的技術，而且把文化政治水平也提高了。我是一個普通的青年工人，就在工廠教育之下，便使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我在二十歲時，由於我勤快的勞動，工友們就選我為工會主任，二十一歲被提拔起來做呂梁印刷廠廠長，二十二歲又被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員，我今年才二十四歲，假如我不到邊區來，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工作與學習環境，我相信我一定還只是一個糊裡糊塗的小工。」

再看我們青年農民怎樣呢？青年勞動英雄李文魁，在一九三八年，他家只有地四十畝，一驢一牛二十隻羊。到如今（一九四三年）春天則增到七十多畝地，兩頭牛，兩頭驢六十多隻羊了。……使他永生忘不了的，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青年，會受到專員的接見。在一萬人內的廟會上像中了狀元似的受到勞動英雄的光榮尊號。十九歲的青年勞動英雄陳保成，在去年七月間種完蕎麥，第一次自動要求去獻塩，父母都不放心因為十七歲的娃娃，從沒出過遠門，但終於一個人趕了三頭牛出發了，走了四十三天安然回來了，省吃省用只花了十五元盤費，而三頭牛馱回五百三十斤塩，自己又攢了一斗二升，除了塩本草料外，淨賺了三四千元。這就是這裡青年抗戰生活積極生產，努力學習，愉快生活的真實情景。

在思想教育上，我們是獎勵自由學習，在思想上啓發他們，我們引導青年學習最進步的近代科學，給他唯物論的思想教育，使他以科學的思想去認識歷史，分析客觀的世界，使他在抗戰建國中發揮其才能，甚至對於曾經為國民黨當過特務，犯了錯誤的青年，我們仍以思想上幫助他，教育他，並繼續給他學習和工作機會。在任何一個抗日根據地裡，除了漢奸思

想、投降理論以外，一切均讓他們自由研究，以便充分發揮青年們的智慧與長處，而且在文化上提高他們。我們對於愛護青年教育青年的政策是一繼續執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化教育建立正規學習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普及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份子歡迎科學技術人才。保護流亡學生與失業青年允許學生在學校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二小時學習制。」（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十四條）難道在國民黨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地區找出這樣的生動活潑，自由愉快的青年生活嗎？上述的對照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在國民黨反動當局統治下的青年是過着黑暗、悲觀、苦悶、消沉、飢餓的日子。而這裡的青年却過着自由、光明活潑、愉快的生活。那麼誰愛護青年，誰殘害還不明顯嗎？鐵的事實證明，愛護青年的是共產黨，殘害青年的是國民黨反動派！

雖然如此，可是殘害青年的國民黨反動派，最近還要提出解散給中國青年以自由幸福生活的中國共產黨，取消我們的邊區。我想如果要解散，要取消，應當首先解散國民黨那禍國殃民的特務組織，取消反動黑暗的法西斯獨裁專政，而不是國家命運所依 青年生存所寄的中國共產黨。

青年們！我們青年究竟走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道路呢？還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我想一切有國家觀念、有民主天良的熱血青年，爲了他們的理想，爲了他們的人格，爲了保持他那純潔的良心，他們絕對不願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統治的『中國之命運』的道路的。我相信中國青年是會選擇引導中國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的。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〇年五四青年節時即指出：「目前中國唯一的任務

，就是打勝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其整個方針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其許多組織又是與日本特務機關通力合作，甚至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僞裝，這個秘密經過華北和陝甘寧邊區各地反特務鬭爭的揭露，已經成爲最明顯的真理了，因此爲了打勝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不反對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第五縱隊的賣國陰謀，就不能不反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戕害青年的惡毒政策。今天是國際青年節，我們中國青年爲了能和世界反法西斯青年攜手並進，就更不能不大聲疾呼的起來控訴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尤其是被迫陷入特務圈套的青年，更應當自動打碎特務所給他們的枷鎖，掀起反對法西斯特務統治的怒潮！全國人民，全國青年，一致團結起來控訴特務機關的罪惡，反對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特務統治。這是與戰勝日寇不可分離的任務。

## 請重慶看羅馬

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的事變，對於意大利和全世界都是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莫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內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意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解散，被憤怒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由的人民、被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建設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絲毫『軍權政權』，而莫索里尼的『硬幹快幹實幹』，意大利人民的『服從領袖』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皆有加入法西斯黨的義務，青年皆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蒂就沒有了意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與夫『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被其中國的徒子徒孫所奉為典範，稱道不衰——但是意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民才高呼意大利復活了，意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却是亂於一，而且幾乎亡於一了，『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罪惡。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喜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莫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直到這天晚上歐洲的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會有過意大利這隻皮靴，莫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登台這條新聞一樣。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惡毒的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牽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裡夾了那樣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什麼「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誣蔑爲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它居然鼓了勇氣，變了腔調，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記錄，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其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的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燄燄天，世人頗有爲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磨拳擦掌的黑衫盜魁，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會聯系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完全成爲不正確

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尼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只是爲着掩蓋醜態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這個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眼，無論什麼會混賬的也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爲，以爲迷途知返之計。而且，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知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最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我們不去遠說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其後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領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什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造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全中國鬧得明目張膽，「勢燄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在何解釋呢？既然莫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盜魁」，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是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什麼又要拚命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的自己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裡去學徒；學徒之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裡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呢？你們這不是甘心做「盜魁」的嘍囉，嗜好「非人的學說」，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還是什麼呢？爲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過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

報？毒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証具有的賬，你們如何洗得過去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自述它是「因為於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機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奏安內攘外實效，則政治上獨裁專政的要求，仍較之任何國家更為迫切，因此狂而補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創立」。章宗祥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會痛罵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罵，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下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就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嗎？復興社因為不滿意CC，就認為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認為「中國第一次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嚴重，自然是須要再來一次比較第一次偉大的掃蕩穢垢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屍，造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接了當：「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方，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精神」。CC和復興在行動上的衝突當然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的其他組織，因

爲嫉妬的關係，也不惜與我們以摧殘如像他們要想把持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想趕走我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但是衝突儘管衝突，他們不是都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莫索里尼麼？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莫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和莫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了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莫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這更進一步：「或日領袖與莫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爲世界之偉大人物，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莫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豐功偉烈，實非希莫一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將其國民當人」的「豐功偉烈」，比希莫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自己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爲什麼你的最「正經」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就是人証物証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去？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團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離異」了。但是這些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C與復興的成績，和去年的限價一樣，只是使C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日德意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莫索里尼與羅，邱，斯，蔣尊爲六大領袖的



，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週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爲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着李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什麼呢？你們不承認李米特洛夫的定義，好吧，找你們自己的定義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意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作爲口號的是如下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一、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一、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一、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蒂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1、極端的國家主義。2、反對共產主義。3、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寡頭專制的政治，不承認自然的權利。4、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營主義。5、對於文化的主張，傾向於復古的，排外的。6、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鬭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莫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裡所學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是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因爲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還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薦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的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較」，就痛快得多了。這篇文章在詳細介紹意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秦漢的皇帝制度之后公開提出：『（一）趕快加強一黨專政。……現在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

够，應該加強它的「專政」力量。(二)絕對的領袖制度。近代政治由法治又趨於人治，實非偶然，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必須全國敬奉一個絕對的領袖。(三)一黨專政的學會制度。……又如「民族文化」上的「三民主義政治制度」，其提倡獨裁專政，更是不要臉了，甚至說什麼「其實『獨裁』並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國民黨之不必開放政權，至為明顯」！「開放政權，頗類開門揖盜，自取滅亡」！天哪！這大約不是一反動派「為企圖『毀滅』『國家統一大業』而加上的『污辱與侮罵』了吧！天哪！這一切不是一法西斯所有物」又是什麼呢。中國的法西斯化正在一步一步深刻，抗戰團結都陷於危機，人民已經喘不過氣來。這一切人証物證俱在的，都是混不過的，你們還想企圖抵賴嗎？

你們或者又說，你們只是「參考」了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並沒有喪失你們自己的特殊性，你們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是的，復興社在「團體的主義，組織與領袖」裏，確實說「同樣的法西斯主義，在意表現為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在德表現為種族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則表現為軍事的法西斯主義」，所以不可因為「採用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就「忽視中國固有的環境」。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刊物「政治評論」補足了這一段話：「中國的獨裁政治，並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根據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識份子相結合的法西斯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確有在手槍和活理面前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但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性』却不在這裡，而在其『表現為』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這與意大利，德國，日本確是不相同的。但是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有什麼相同之點呢？法 斯理論家因此又提出一個公式：『中國革命不能離開

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有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三民主義十（加）法西斯蒂。」原來如此！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國父的指示雖在研究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要依革命方法，革命的行動也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行主義的方法是不可變的。」蔣先生把一句話說了三遍，無非是說，三民主義是『以萬變應不變』的，孫中山有孫中山的方法，汪精衛有汪精衛的方法，蔣介石有蔣介石的方法……『然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變的』。那末，我們現在就不談『方法』，只談那個『不變』的主義罷。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裏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的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民權不可。……如果反抗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麼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喪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智無可如何。……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孫先生極端沉痛的話，今天看來，句句都像指着蔣先生說的。但是蔣先生怎樣回敬呢？『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失去自信心

，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世界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蒲賽』人了。大家知道『吉蒲賽』人？爲了硬於『參考』，試引墨索里尼的一段標本的『非人的學說』：『如果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蔣先生墨索里尼一致反對十八九世紀。但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爲有『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的盧梭、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所本的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豈不正是十八九世紀民主主義的代表者麼？蔣先生的話，不是句句背叛了和辱罵了盧梭，林肯的擁護者孫中山，句句跟着墨索里尼的屁股跑麼？』然而我們要知道蔣先生確是孫先生的『唯一忠繼承者』，『唯一忠實信徒』。即然如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乃至南京的漢奸，却自稱爲『信仰三民主義』，還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所奇怪的，就是蔣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週年，還沒有成爲『唯一繼承者』的時候，寫過一篇反對右派反共反人民份子曲解孫中山主義的文章，說他們『若以此等態度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泉十日哭』。說他們『尊總理適以侮總理，則總理之不肖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今天的蔣先生爲什麼不怕『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泉十日哭』呢？

國民黨當局諸君啊！歷史的賬，愈算只有愈令人心痛罷了。我們在『不得不忍痛的一述』之餘，不免又想起中央社的話來。中央社承認墨索里尼是『無法無天』的『盜魁』，他的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理論是『非人的學說』蔣介石先生承認：實行這個學說『便會有亡國滅種之憂』，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你們的這個進步觀是很歡迎的。時至今日，你們還忍使蔣介石先生做『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麼？你們還忍三民主義成爲『非人的學說』的筆名麼？你們還忍心使國民黨員『亡國滅種』的大罪，終於『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麼？意大利的事變還不滿一個月，它的發展還遠沒有完結。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希特勒、東條這一群『盜魁』，遲早是『不能逃避』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愛國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類的裁判，這是一定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他們的禍國殃民的罪惡也已經受到國內外的嚴重不滿，但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改絃易轍。他們在國內還有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可以做朋友（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在國際還有英美蘇做朋友，雖然他們極端對不起這些朋友，但只要朋友的關係存在一天，這些朋友就還可以幫助他們改絃易轍。中央社說：『不合理者不存在』，在反法西斯的營壘裏面，國中的法西斯主義是最不合理的，當然最不應該存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希望，就是國民黨當局能够懷於意大利的覆車之戒，從此得出教訓，自動解散一切法西斯的組織，解散CC，復興各派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法西斯特務機關，解散一切特務的訓練班，勞動營和各種公開的秘密的政治監獄，查禁一切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鼓吹法西斯獨裁，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動書報，取締『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所謂『取消邊區』『解散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收回『中國之命運』，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明白了，只有這樣才能够從團結全國，準備反攻，迎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除此以外，一切都

是幻想，都要幻滅！

原文載於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一日之『解放日報』

## 人間地獄——上饒集中營

東流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裡是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是「中國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國青年訓練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毛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 七峯岩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毛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毛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去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裡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雪峰、林植夫、黃誠、李子芳等。新聞記者有三個，一個是國新社的計巖英，一個是創辦豫東大衆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華僑青年有還遷的陳治國，安南的阮郵飛。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裡。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

機關中被認爲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縣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也有不少是由國民黨的部隊機關中提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裡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集中營不同，那裡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爲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六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別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份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週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叛命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相互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派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如德蘇戰事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事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反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

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擔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鬭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結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過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 周田村

住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特別訓練班」，腳鍊一律不要了，這裡的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等，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裡蒼蠅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雪峯肚子上生了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

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故「軍官隊」中常發生哀號。而對「特調班」除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但仍不能達「自首」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毛家嶺。

被他們判定為「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對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薰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荒山古廟的毛家嶺。

### 毛家嶺

到了毛家嶺又上腳鍊，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裡，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

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櫓」，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地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

### 李 村

李村是因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上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鐐。顧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拒絕了，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的人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去，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捆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毛家嶺在去年夏天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一奪了守衛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卅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綫，密佈軍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卅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綫，這裡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抓回去

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去年夏季，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一度搬至福建，也有不少人暴動出來，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青年與革命民衆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解放日報

## 戴笠是中國的什麼人

馬西努

新中國評論雜誌以「戴笠是中國的什麼人」爲題，論述中國秘密警察的活動。因爲秘密警察的活動已經變成中國人民自由與民主的嚴重威脅。在最近中國秘密警察的活動愈發猖狂，如歐打上海民衆赴南京請願之代表團，殺害西安進步報紙的兩位編輯和最近在昆明連續發生的暗殺案件，被殺的人包括民主同盟主要負責人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這在中國引起民主人士的奮激，國民黨的某些領袖對秘密警察活動企圖推卸責任，他們說是無法管制的非法份子活動。新中國評論說：戴笠曾受德國秘密警察的訓練，在其領導下的秘密警察人員達三、四十萬，他們散佈在軍隊中、大學裡及各政府機關中。此外還有一部在國外活動，中國的秘密警察有自己的訓練學校、集中營，戴笠的秘密警察在上海與日本的秘密警察合作，他們把上海國民黨三青團的全體名單出賣給日本秘密警察，以致使上海國民黨三青團全體投降了日本。因爲這些人們的任務是專門反對共產黨及民主人士的。新中國評論又說：在抗戰當中他們專門作走私買賣，自淪陷區運貨物往非淪陷區，從中投機取利，國民黨秘密警察首領戴笠在今年三月十七日自南京飛重慶中途遇難墜機而死，可是自此後，國民黨秘密警察不但沒減少反而更加强了。該雜誌說：最近在中國所發生的暗殺事件，中國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能作詳細的解釋，國民黨正利用這一組織來保證其一黨專政，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是中國人民都一致要求取消這種秘密警察。

一九四六、八、一五廣播

載東北日報社參考消息

## 求要國民黨取消敵後特務政策

(新華日報華北版七月廿二日社論) 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敵後幹了些什麼，我們只要舉出很少一點材料，就難免會使國人大吃一驚。近來竟然有人在敵後幹出這些勾當嗎？然而是的，這真是國民黨內特務份子幹的。要人證有人證，要物證有物證，再不然我們還可以拿出蓋了堂堂國民黨軍政銓記的文件，拿出黑白分明的照片來作鐵証，是絕對無法抵賴的。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總方針，是「破壞敵後抗戰」，而其實施，則又「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凡能達到這一目的，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幾年來，不知作了多少造孽事，給予華北人民抗戰以不少危害。記得當八路軍跟當地人民結合，從敵人手中奪回土地。打開華北局面以後，國民黨便捲土重來，當時共產黨八路軍會熱忱歡迎，希望攜手合作，共同領導華北人民，堅持艱苦的敵後抗戰事業。共產黨八路軍與敵後許多忠實於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員，至今一向合作的很好。孰意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從那時起，已不以抗戰為重，而是反共第一，日夕孜孜策謀的，唯如何「磨擦」、如何「破壞」、如何損害共產黨八路軍。如何破壞根據地和人民利益。共產黨八路軍雖一再忍讓，曉以民族大義，竟未能獲得他們的諒解。於是他們竟造成民國廿八、廿九年的大磨擦，甚至演成流血慘劇。與反共磨擦同時，市面上就出現一種廉價的「曲綫救國論」，說要救國必先反共，要反共必先聯日，故投敵即成以救國云云。張蔭梧、侯如塘石友三等輩反共磨擦專家，與敵寇信使往還，互通款曲，所為公開的秘密。敵人的汽車公路直通張、侯、石等司令部前，而張、侯、石等部官兵也

居然掛着「皇協軍」臂章在石家莊招搖過市。特別在今年，日寇的所謂「新政策」執行以來。誘降陰謀更是日甚一日，於是華北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就大批叛變投敵，配合敵偽，以鐵道城市爲基點向我敵後抗日根據地展開全面進攻，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幸局面。讓我們試就黨政軍三方面，來檢閱一下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所作所爲吧！先說黨務。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的黨務，實際上就是特務。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他們背靠敵佔區，面向根據地。以共產黨八路軍和華北人民作爲他們唯一的敵手。在思想上，廿六年提出什麼「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等等胡說，以後不久就主要的轉向鼓吹敵人的「新民主主義」，汪逆精衛的大亞細亞主義，和替賣身投敵作辯護的所謂「曲綫救國論」。在行動上，就是反共磨擦，甚至特務暗殺，配合敵寇軍事上行動，進行破壞活動。在組織上，敵後國民黨內反動派的組織和敵寇特務組織是很難分別的。在數年以前，和順縣敵僑佔城市就公開掛上國民黨縣黨部招牌，國民黨內反動派的所謂某某數縣的黨務聯合辦事處，也就設在這些城市裡。國民黨內反動派的書記長委員往往就是敵人的新民會會長、次長、情報處長、班長、漢奸報紙雜誌的編輯和記者。他們執行敵寇特務機關的命令，以鐵道幹綫爲動脈，不時向各地組織發佈指令，作一些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活動。自從敵寇實施「新政策」以後，汪逆的黨國旗上，既除去其角上那條黃布，一時到處盛傳新民會將改組爲國民黨，且在個別縣見諸實現。那些反共特務份子竟然興高彩烈，把蔣介石先生和汪逆精衛的肖像並排的高掛一起。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組織上的分工，據我們所得可靠材料，好多地方是分調查、宣傳、破壞、瓦解、造謠（他們自己的名稱），等五門。所謂「調查」，就是調查根據地的情況，刺探軍政

情報。共應敵人作爲它「掃蕩」蠶食的指標。所謂「宣傳」，最近常可聽到的是「汪精衛不是渾好，是蔣委員長派去的」，「國共合作不如蔣汪合作」，「天要變啦，汪主席的中央軍快要來了，要把八路軍趕走」等等無恥謠言。所謂「破壞」和「瓦解」，並非破壞和瓦解敵偽，而是破壞根據地各種建設，破壞每一時期的中心工作，瓦解抗日軍和民兵，組織變叛逃跑，藉以擴大偽軍。據說這就是「擴大黨軍」，並強迫邊區民衆爲敵人挖封鎖溝牆（據說這就是「反共溝牆」）。這種事件不知道多少，每次都有國民黨特務的暗影。至於所謂「謠言」，那真可說是無奇不有，花樣繁多。比如最近涉縣修築一條數十里長的大渠，政府貸款百萬，行將落成，數千畝旱地轉眼可變爲水地。下季農作物將增產一倍，爲民造福非淺，而國民黨特務份子居然大放妖言，說政府與修水渠把龍脈打斷了，以致發生旱災。即此一端，也可見他們對於製造謠言，是如何挖空心思了。其實他們的造謠本領，也不過爾爾。只要你經常注意一下偽報，就知道他們的造謠也是由偽報「統一」的。最近中央社叫囂的「共產國際解散，中共亦應解散」的調調，偽報上早就說過了。除此以外，國民黨特務還有所謂「謀報組」的組織，好幾位抗戰軍政首長，都曾受過他們冷槍的襲擊，這是「暗殺組」的所作。去年九一八晉冀魯豫臨參會二次大會，他們甚至公然演出襲擊會場的無恥武行。割電綫，打黑槍，劫掠軍民物資，報告敵人爲敵人送情報，瓦解軍隊，施美人計，組織會門暴動等等，都是他們最樂幹的勾當。爲了破壞抗日根據地，他們還不惜花費大批的金錢，朱懷冰在邢台，沙河的時候，曾以三十元一人一月的代價，每村收買兩個流氓地痞，作爲特務的爪牙。

總括國民黨反動派在敵後的罪行，舉其犖犖大者，即有以下七端，一是佈置廣大特務

網，竊盜文件，刺探軍情，襲擊軍政機關，暗殺軍政首長，二是與敵勾結，借刀殺人；三是掌握會門，發展特務，破壞社會秩序，四是打入抗日軍隊內部，組織叛亂，瓦解部隊，破壞民兵，五是充當敵寇爪牙，策動明暗維持，組織投敵叛國，六是假冒八路軍名義，騷害人民，破壞抗日軍政威信，七是造謠惑衆，散佈悲觀失望情緒，打擊民衆抗戰勝利信心，破壞群衆的抗日活動。在這個項目下，都有無數血案，舉不勝舉，即以去年五月反「掃蕩」爲例，我八路軍健兒在前綫浴血苦戰，保衛根據地，保衛人民利益，左副參謀長卽於是役壯烈殉國。而國民黨特務份子，則奉豫北太南的特務機關指令，乘戰事緊張之際，在後方興風作浪，普遍組織「維持」。他們手持太陽旗，到幾十里外去迎接「皇軍」，爲他們創窖洞，找花姑娘，殺雞宰羊，大事犒勞，人民橫遭屈辱，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至今說及此事，莫不切齒痛恨，真正一面是嚴肅的工作，一面是卑鄙與無恥。

過去我們對這種怪現象，只覺得奇怪，爲什麼會這樣幹呢？直到最近，從一個正式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計劃中，方得到了明文的解答。這個計劃，規定要把「奸僞」區域（指抗日民主根據地），「第一步變爲敵佔區，第二步變爲自衛區」。從此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再說一說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的政權工作。敵後政權的神聖使命，理應是維繫敵後民心，群策群力，堅持抗戰大業。但是國民黨反動統治區域的施政，不惟不是之圖，更且殘民以逞。弄得怨聲載道，爲敵寇漢奸製造社會基礎。以林縣、陵川等爲例，人民生活的苦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一位士紳在參觀根據地後，不禁感慨爽直地說：「真正是一般日月，



兩個世界，一是天堂，一是地獄。」特務機關最喜歡的是政權，尤其是對汪逆精衛王逆克敏式的「政權」感到興趣，所以晉東南黨務負責人兼特務頭子武誓彭，幾年前就派了曹宏彥等人去當敵、和順、遼縣、襄垣、沁縣、武鄉等縣知事，而國民黨內反動派的某些縣長區長之流，也很快就與敵僞勾搭，同時受王逆克敏馮逆司直等的委任，所以敵兵一入境內，立刻便變節事敵。這種通敵叛國的勾當，起初還是偷偷摸摸的個別進行，往後就發展到集體叛變。此次晉南豫北「掃蕩」，就造成了國民黨內反動派政權的全部大移交，河南地區有長治縣長聶士慶、壺關縣長馬成驥、長子縣長田俊、潞城縣長李忠，他們或則率領上千武裝，或夾帶縣府關防，公然參加「和平陣綫」，受敵委爲「知事」，「剿共司令」等官職，其搖身變化之快，決非局外人所能意料，唯豫北第一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張賓生，不忍沾污清白，不肯投降敵人，茲據某軍某副官談：某軍當局已因此電呈上峯謂：張賓生棄職潛逃，罪無可追，請予嚴令通緝云云。好一個「棄職潛逃」！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願苟且合污充當下賤無恥的漢奸，就說他是「棄職潛逃」，對於大批投敵官員反而不加追問，天下竟有這等道理，竟有這等滅絕人性的怪事？

但是這種怪事的發生，自然絕非偶然的，這裏有值得國民黨當局猛省之處。今日反共特務份子還在高叫「收回敵後政權」，老實說，民主政權有什麼不好？它實行了三民主義，改善了人民生活，支持了敵後抗戰，興奮了敵佔區民心，替祖國做了不少的事情。這樣的好政權爲什麼要「收回」呢？你們不向汪逆精衛王逆克敏要政權，甚且還繼續不斷的一個縣又一

個縣，一個專區又一個專區的轉讓給它，却偏偏向老百姓要政權，你們爲什麼對日寇漢奸這般慷慨，而對自己同胞又這等吝嗇呢？你們一手「收買」，一手「奉送」，這般做法，敵後還會有抗日政權嗎？抗戰仍在繼續中，前途困難尚多，敵後方決不能沒有抗日政權，成爲單純軍事抗戰，這是最明白不過的道理。爲了取得抗戰的勝利，無論敵後方大後方，都應該認真改良政治，真正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新中國奠定一個基礎。

最後，說一說國民黨內反動派在敵後的軍事工作。國民黨軍隊自再度開入華北以來，既以反共爲第一要務，所以在敵後作戰上，雖不乏忠勇的將士，但上級的作戰方針向來是不夠積極的。由山東濱海以迄黃河東岸，好多部隊，往往勇於對內，於怯對外很少向敵出擊。也正因爲這樣，所以難免經常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太南豫北之敗就是這種反共第一與單純防禦的結果。苦于部隊且與敵人秋波頻送，暗中成立默契或「互不侵犯協定」，而在敵寇特務機關政治招降之下，抗日陣營內部不斷發生分化，高逆德林投降於前，孫逆良誠、石逆友三叛國於後，國府當局既不嚴令討伐，無異曲予辯護，至於敵後國民黨內的反共特務份子，則更明目張膽，支助這些僞部。高逆德林投敵以後，駐防邢沙，當時國民黨特務大事宣傳謂：「高部很多都是國民黨員，高本人更是國民黨中堅，高部就是國民黨自己的武裝。」拚命動員當地壯丁去投效高逆僞軍。這種皂白不分，敵我混淆的狀態，自然更助長敵僞的兇焰，同時也促使抗戰營壘加倍動搖。於是僞軍迅速擴大，敵人的「以華制華」奸計初步得售，一直發展到最近，乃有龐孫投敵的大叛變。「二四」集團軍除一部渡河南去外。諸如侯如鑑、于光耀、牛瑞亮、楊克猶等輩，聚首新鄉，給敵人添了二七軍、新五軍、四一軍、四十軍等四個軍的番號。

，以至於僞報記者來訪問，北平廣播「歡聲」雷動，實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奇恥大辱！現在華北僞軍總數約十五萬，大半是中央軍叛變過去的。如山東抗戰開始時，國軍號稱十七萬，現在投敵者已有九萬之衆，今日環顧太行周圍，趙逆瑞僞部攻我沁縣及長治一綫，最近蠶食武鄉、襄垣；侯逆如鏞、于逆珩僞部擾我於贊皇元氏一帶，高逆德林僞部早就反共，攻打抗日軍民；而在最近豫北太南的「掃蕩」中，敵人已經用上了龐、孫逆部。抗戰六年後的今天，國民黨特務竟給敵人製造這麼一批有組織、有訓練、裝備齊全的武裝來打中國人，又怎能不令人仰天慟哭！

國民黨反共特務份子，對八路軍新四軍極盡誣譏之能事，今日呼之曰「叛軍」，明日稱之爲「奸軍」，但是八路軍新四軍敵後六年如一日，雖無糧餉彈藥接濟，却未曾退後一步，也未有一將投敵，功在社稷，有口皆碑。只有那些被以反共教育和法西斯思想訓練出來的龐逆、孫逆等，才會輕易落水，或爲民族的千古罪人。然而當局對此，似尚未有深刻領悟，還在源源派遣大軍到敵後來進行軍事反共。我們不能不竭誠奉勸國民黨當局，迅速懸崖勒馬，改弦更張，勿再重蹈覆轍。蔣介石先生曾說過：「反共即是亡華！」這句話過去是真理，現在依然是真理，千萬忘記不得！試觀那些投敵將領，當初那一個不是標榜「反共」起家，其結果如此，難道還不足以引爲炯戒？如果一定要派隊伍深入敵後，那麼我們衷心希望能夠去討伐討伐那些投敵叛國的匪僞！

至此，全國同胞或許要發問，究竟誰令致之？我們可以正面回答這一問題：這，國民黨內反動派特務政策的必然惡果。特務政策給敵僞製造了許多政治資本，代善了許多爪牙，供

給了大批僞軍，輸送了許多的武器和彈藥，使敵人「以華制華」的政策得到部份收穫。特務政策給共產黨八路軍和華北人民以不少危害，使敵后抗戰受到很大損失，也使國民黨本身在敵后的政治威信下降，鬧得衆叛親離，甚至爲國際友邦所懷疑，而以特務政策的結果，是很不妙的，如果國民黨真要繼續這種特務政策，甚至擴大此種特務政策而發動內戰。無非企圖招致中華民族的亡國滅種而已！到了那時，不惟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永無贖類，就是特務頭子，敵人恐怕也不見得會優遇你們吧！不信，朱琛、殷同之死可爲殷鑒。

敵后人民的一致呼聲是 要求當局立刻取消破壞敵后抗戰的特務政策！要求政府命令通緝那些叛變投敵出賣華北的官吏！要求蔣介石先生命令討伐叛逆炳勳，孫逆殿英，侯逆如鏞，于逆光輝，趙逆瑞等通敵叛國的將領，敵后人民並希望國民黨中正義人士，共同起來，反對挑動內戰爲敵作伥的特務政策和特務機關！

『原文載於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解放日報』

## 特務頌（諷刺詩）

失名

無業游民來報到

有個職業真是妙

不問資格

不用投攷

只要肯幹

法幣多多的——準保

參加『請願』法幣五千

要想更多

「統」字櫃上去報告

報他個左傾，報他個民主，報他個……：

一個十萬

報他一打就過半年

吃香的，喝辣的

管他媽這個那個的

這個職業雖好幹

可是也得有一條

得把良心喪掉

人格丟掉

名譽扔掉

還得禮帽歪戴

黑鏡一罩

腰裡藏上個

六輪子

七星子

八音子

無事生非把謠造

還要把打手預備好

有朝一日

打打這個社

打打那個社

搗毀所有的進步書社

現在就得動手

動手搶日報

解放報

民主報

人言報

說來這個職業容易

幹上也忙個不了

哈哈

雖是無本萬利

你好人幹不了

凡人幹不了

老實人幹不了

只有那狗腿子星下界

恰好！恰好！

國民黨統治區特務如麻，姿意橫行，攪得人人沒法再混，人人切齒。這首詩就是國民黨特務老爺的寫照。

——編者——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載於「東北日報」

## 感 言

續範亭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最近發表了一篇『中國之命運』，我想凡是一個中國人，都必須很關心很注意這篇東西，因為中國之命運，就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大家的命運，就是或生，或死，或存，或亡，或榮，或辱的前途，如何能不關心，不批評，不研究呢？就是不識字同胞們，也應該問一問蔣介石說的那些什麼話，辦的些什麼事。如果你以為這是蔣委員長寫的，不用研究，不用批評，絕對沒有錯誤，盲目的接受，那你就是不革命者，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進步人士，不是中國的國民，那就會是沒有腦筋的只知順從的奴才走狗，因此我也要談談中國之命運。

當我看到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的預告時，也是恨不得以先睹為快，及我既看到『中國之命運』時，覺得抗戰六年，不但毫無進步，而且變本加厲，使我對蔣介石的一點幻想，也完全打消了，嗚呼！此亡國之論，胡為乎來哉！其中細節，已有陳伯達，范文瀾，呂振羽，齊燕銘，何思敬，艾思奇，諸先生批評甚詳，可謂真矣！可謂誠矣！我的話比較粗魯些，但也是赤條條的。我所看到的感到的，就是這本書澈頭澈尾都是反革命，反三民主義的言論，總合起來，就是『法西斯主義中國化』。蔣介石決心要把中國拉到黑暗的深淵裡去，而法西斯奴才們，正以此灌輸我們的青年，毒害我們的青年。全國同胞，你們看可怕不可怕！

看了『中國之命運』之主要內容，一方面完全保留中國封建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用不着再來革命；一方面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反對自由反對民主，與同盟國政策路線完全相反，前者



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後者是助長法西斯蒂的獨裁主義，試問舊的中國，如果是好的，爲什麼百年來挨打挨得落花流水，幾至亡國，孫中山先生又何必革命？如果說法西斯獨裁是好的，同盟國爲什麼決心要消滅他？共產黨如果是好的，同盟國爲什麼又努力的幫助他讚揚他？

蔣介石最標榜的是一個「誠」字，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希魔，墨魔，日魔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有恆心，可謂有誠心，中國有句舊話說：「假君子闖不了真小人」。以十分的精力做壞事，就是真小人，真小人有了組織，也頗厲害。但是，今天他們所遇到的不是假君子，是以蘇聯爲基礎的統一戰綫。真小人遇上真君子，他就非失敗不可。中國的事也是如此，不能例外的。

這一篇東西，完全是反革命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中國化，國人試想，世界大戰結束後，尙能容許法西斯主義存在嗎？這完全是違反中國人民意志，違反世界潮流，蔣介石自己主觀的命運，而不是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究竟何在呢？中國之命運，就在於抗戰勝利，協同盟國消滅法西斯，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先生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諸種論文，那就是中國的真正命運，在不能有其他命運。因爲這些論文，都是合乎客觀真理的，唯物的，革命的，而不是個人幻想的，唯心的，反革命的「中國之命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時候，是以他個人的命運。來決定中國之命運，說他的八字好，正合乎做皇帝的資格，皇帝是做了。可惜沒有算準時間，兩個月後就吐血而亡。

吳佩孚也常常扶乩，算掛打八字，說他可以統一中國，想拿個人命運來決定中國命運。可惜他沒有算準確，十四年讓國民軍打得落花流水，十七年北伐摧毀了他的全部基礎。現在他也死了。

今日蔣介石提出「中國之命運」，名詞上似乎比他們高一著了。然而觀其內容，也完全是以唯心論，主觀主義，自私自利，獨裁夢想的個人英雄主義，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而其中許多話，都是和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目的相同的。全國同胞們！我們要萬分警惕呀！這是製內造戰的準備工作。

中國的推命家，都是從個人命運出發，來決定國家大事，這是完全唯心的。真正推斷國家命運，必須先推斷世界命運。中國是世界一部份，不能遺世而獨立，毛澤東先生說：「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非常正確的，沒有世界眼光，妄自尊大，以個人野心夢想，來推斷中國之命運，那都是夢話，胡說、妄想，必然走了死路。

我們推斷現在的世界命運是走紅運的，向光明一方面發展；而不是走黑運的，向黑暗一方面發展。法西斯主義就要死亡；革命的力量正在發展。中國是同盟國的一員，中國命運也必然是向着光明的方面發展，而蔣先生偏偏押到黑的一方面，現在寶盒子已經揭開了，明明白是紅的，你怎麼硬說是黑的，非獨裁不可呢？除了法西斯第五縱隊這樣講，還有誰肯這樣講？由此證明，中國國民黨法西斯化不是一日了。今天才完全揭露出來，法西斯奴才們，用抽樑換柱的方法，把國民黨盜竊去了，古人有竊國竊鉤之喻，今日竟有竊黨而兼竊國者，當得何罪？

一九三五年，我在陵園割腹後，答各友人信中就說：「中國如果法西斯實行了，我們不但有殺頭之罪，而且有閹割之虞」。那時候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一九四〇年我答友人信中，也給法西斯命運推算了一掛，得到三十四字的結論：「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沒落階級，勢必至此，勉強掙扎，不足救死，前途如何？一段醜史而已！」。

今天國民黨的反動派，如果還不覺悟，遵照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發展下去，那麼，他們的前途也必然是如此，是自找死路的。而真正中國之命運却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的。爲什麼？因爲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勞苦群衆先進、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之保障。

就以蔣介石本身說，國民黨本來說，也並不是日暮途窮！並且不應倒行逆施。只要他們肯向前進，不要倒退，所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因他們自私自利的近視眼，看的既不遠，走的又是黑道，所以總覺的前途沒有路了；於是乎倒行逆施，提倡舊禮教，羨慕舊制度，傳法西斯衣鉢，築封建之大成。北洋軍閥餘孽氣死孫中山的段祺瑞老狗，上海大流氓屠殺工農革命群衆的黃金榮等，蔣介石都早拜爲老師，對段祺瑞死後主張國葬，對黃金榮則推爲當代聖人，爲他建立德政碑，御修花園公路，又復任用官僚政客楊永泰，賣國外交黃郛等一班壞人。總合中國軍閥、官僚、流氓、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有那托派餘孽，一爐而冶之，變成了中國或法西斯的龐大組織。這些走狗們散佈全國，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範圍內，挑撥離間，造謠惑衆，反對進步，破壞團結，叛國通敵，無所不爲。攜帶了毒藥，手槍短刀，實行暗殺、刺殺、活埋、盜竊等等無恥手段，詭詐殘刻，無以復加。就在我自己的週圍

已經發現了五六個特務，差不多都是和日本特務，汪逆特務有連系的。他們簡直快成了一家了。但是他們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兒女，都還有些良心，他們看見邊區的一切，都是爲國爲民，堅決抗日的，於是他們良心發現了，自己說出來，不忍完全遵照特務們的指示，害人害國。有的說：把手槍交了公家了。有的說：把毒藥短刀扔掉了。我雖沒有被他們害死，但是前一月我保存的整風文件十八個被盜走了，最初我非常生氣，後來想盜去了也好。送到他們指揮機關去，讓他們好好看一看，把他們的歪風、壞風、惡風、妖風也稍的整一整，或者也有點好處。現在國民黨區域，真乃是特務橫行，民不聊生；抗日軍隊，消極怠工，文武官吏，上下其心；人民認識，糶糊不清；敵人乘間，引誘投誠，進退維谷，搖擺不定。你看他們把國家弄成個什麼世界了？他們的行爲，下流無恥到什麼程度了？還正在那兒執迷不悟哩！

當我在民國二十四年總理陵前自殺的前幾個月，國民黨開代表大會，我雖沒有參加大會，但是會議的內容我也知道許多。選舉委員時，指定、圈定、包辦、賄買，比曹琨賄選總統時代花樣更多。彼時黑暗形態的反映，我還記得的有四句詩，是其中一個代表寫的傳遍了全會場及南京、上海等地，那四句詩是：「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錢，三訣吹拍騙，四維禮義廉。」

這四句詩是了解具體情況的人，把他們的典型人物描畫出來了。「豬狗熊」是不像人樣子，「官勢錢」是官僚軍閥資本家，「吹拍騙」是吹牛、拍馬、騙人，「禮義廉」是無恥，提倡新生活多少年，依然還是如此無恥，這又怨着誰？難道是共產黨迫你們幹的嗎？一切罪惡行爲都是由

於獨做夢想演成的吧。當時我真悲觀失望，憤慨極了，感到偌大中國四萬萬人民，被這些無恥的東西斷送了，真太冤枉，於是有陵園剖腹之事，鼓起我的大無畏精神，流了我的滿腔熱血，才把你們罵了一頓。但是你們的特務份子們，說我是：「失戀了」。不錯，我誠然是失戀了。我熱愛的國民黨，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交了共產黨做朋友，替他打扮了打扮，他覺得相當漂亮，很有出息，但是他到了十六七歲就變了節了，被人引誘改嫁了，現在他已三十二歲，應該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然而因為他十餘年的自殘形體，已經不成人樣子了，我也早不愛他了，又說：我是「得了神經病了」。不錯，是有神經病，但我的病是被你們喪心病迫成的。當時全國愛國人士，全國青年，奔走呼號，開會請願，挨打，殺頭，囚禁，活埋，舉國若狂的，那都是神經病！不過他們的病，和你們的喪心病不同；主要他們都是愛國病！嗚呼！自從你們掌政權以來，除了你們少數奴才，走狗樂於舒服以外，試問那一個中國人神經不受刺激，不傷腦筋？你們的獨裁政治，特務政策，把中國人民欺負壞了，摧殘極了。六七年來，蔣委員長走入抗戰，雖然是勉強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却確實擁護的，並且以忠厚之心不念舊惡，相忍爲國，希望你們在抗日過程中，由於事實的教訓，或者能有所改進。誰能想到我們這一點點最後的希望竟然落空，「中國之命運」竟公然宣佈封建獨裁，實行法西斯的勾當了！對於抗戰，消極怠工，對於邊區，槍口照準；對於人民不顧死生。妄談什麼「誠」什麼「公」。我都們早知道了，你們對於開倒車，是早已有決心，有恆心，這就是所謂「誠」！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給一槍一彈一錢，要他們抗戰挨餓，受苦犧牲，最後還要他們的命，殺他們的頭，這就是你們所謂之「公」！我會說：『大資產要佔大便宜，小資產要小便』

宜，封建階級要估老便宜，無產階級只敢不吃虧，絕不向人要便宜。你們都便宜估盡了，還不甘心滿意嗎？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曾向重慶來的聯絡參謀說過：『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是無奶也是娘，不給吃不給穿，不給槍不給彈，也是要服從抗戰到底的。』這還不夠便宜麼？爲什麼還要一定把人置之死地？實在告訴你們吧，現在大奸賣國的秦槍雖有，再不會有多少愚蠢誤國的岳武穆了！

你們的特務政策並沒有成功，一方面只是無法無天得罪了人民，一方面是自私自利又被日寇汪逆利用。前月，鄧寶珊將軍過延，相隨了一位駐榆林的大公報記者楊令德，他問我：『續先生既是國民黨員，爲什麼要住在延安？』我說：『我孤立多年了，因爲不願加入一個小圈做奴才，所以寧願孤立。古人說：『寧爲鷄口，勿爲牛後』。我今天是寧當牛後，不做狗頭。請你把這話告訴重慶的朋友吧。』實際上他們爲法西斯當奴才，也做不了個狗頭，也不過是狗腿，狗尾，狗毛而已。法西斯制度一定死亡，他們不過落一個死狗腿，死狗尾，死狗毛而已！歷史也就够醜了。

我這篇感言，在奴才們看來，一定說我是大逆不道。在動搖份子看來，一定說我言之過甚。然而在革命的人看來，還須說我是忠實無比呢。我覺得世界上除真理以外，再沒有任何威權使我屈服。一九三五我在西湖養傷時，曾作過一首抗日的詩：『不怕死，不怕疼，不怕辛苦不怕窮；養成一片大無畏，誓與倭寇決雌雄』。在西安事變蔣先生被釋放回南京後，我曾寫了幾篇文章，其中有：『我是一個國民黨員，但我沒有受過南京政府的洗禮，吾人生當共和民主之世，而受專制流毒之苦，推其原因，皆因蔣先生獨裁一念有以致之』。不當奴才

，須要任何人的奴才也不肯當。如果這些特務份子奴才們說：『我是願意當蔣先生的奴才而絕不當日本奴才』這就是騙人的話。因為基本上奴才的本質是相同的。主要是他們又怕死又怕疼，又怕辛苦又怕窮，不管國內外的統治者，不外是兩個法寶：一個是威脅，一個是利誘。這就使這些奴才們，一方面做國民黨的特務，一方面又做日本汪逆特務，這還又有什麼奇怪呢？

如果沒有奴才們為基礎，就無法實行其獨裁。在時勢造英雄一方面說來，實在也不能把一切罪過，都推在蔣先生身上。但在英雄造時勢的一方面來講，蔣先生要負完全責任的，因為沒有獨裁，就沒有這麼多的奴才，如果蔣先生沒有獨裁的迷夢，走上了三民主義的民主道路，這些奴才們也會因人民的民主力量，一步一步教育好了。但是蔣先生不知道民主力量的偉大，所以始終認為『個人威權可以決定一切』，才走今日之道路，才有『中國之命運』之發表，這也是思想方法之錯誤養成的；所以我覺得整風，要把全國整一下才有辦法。今天我們批評糾正反對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就是用民主力量來整風的工作。

全國的同胞們！孫中山的真正信徒，大家起來吧！根據三民主義，批評糾正，反對這個『中國之命運』的錯誤思想，是必要的，拯救蔣先生，拯救那些奴才們，拯救中國，拯救世界，是何等急切偉大的事呀！日寇是洪水，凡是中國人，都是同舟共濟的，船到中流，風高浪大，我們在船上的人，同時都是篙手，努力加油。一篙也緩不得，危險了，失掉了重心了，大家都要脫鞋下水，脫褲子下水。脫得赤條條下水，來挽救這隻危船！有三民主義的指南，有新民主主義舵手毛澤東先生，我們一定能戰勝日寇，建立新國，到達彼岸，中華民國是亡不了的，勝利全在我們的努力。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報載

## 誰是「武裝間諜團」？

金肇野

——給日本特務兼CC特務趙尺子一封公開信——

最近從友人處看到國民黨宣傳機關特務機關印發出來的一本所謂「中共論綱」的小冊子，未署作者姓名，但其同夥（又是國民參政會之參政員）錢公來的跋文中得知爲「特字一九二七四號」所寫。這位特字一九二七四號據我所知乃爲久已投敵的汪派又是CC趙逆尺子，現在榆林一帶活動，指揮邊區北線特務份子的破壞工作。

在這本小冊子中的主要論點，爲世界上一切革命政黨都是外國的「武裝間諜團」。這個論點，對於國民黨某些領袖要人確可以這樣說，因爲他們除了大革命時期沒有依靠帝國主義者外，在任何一个時期裡都是抱着由「殖民地」升到「殖民地」的買辦思想，而投身於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裡，因此，他們就沒有一時一刻間斷過替帝國主義者壓迫榨取屠殺中國人民大眾。奴才們從自己奴才眼光出發，以爲一切都是奴才，甚至狂妄到把歷史上一切革命運動，都看成和他們是一樣的給帝國主義者服務，做間諜工作！請看趙尺子在本書中所舉的例子：「第一個是華盛頓的獨立運動」，美國進行八年的獨立戰爭，是由華盛頓之領導而獲得勝利，脫離英國，創建北美合衆國，這是誰都知道的革命史實。可是本書却誣華盛頓爲法蘭西的間諜首領：「假使法國不把華盛頓當作自己的間諜首領，而感到有利用之必要，她又何必援美？美國的獨立運動也許不會在那個時候以那樣方式出現」。接着他還說列寧，凱末爾也都



是外國的間諜首領。這是國民黨法西斯對友邦的一種何等混蛋的污辱！我請問你們出自何經？據於何典？究竟是何居心！嗚呼，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機關，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而國民黨的日本第五縱隊自己怎樣實實在在做了外國的間諜首領，他却一點也沒有提到，讓我也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又是趙尺子老朋友的資格來幫助趙尺子在這一方面補充一些材料吧！不過我所知道的有限，僅僅是國民黨史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份，也正如趙尺子是國民黨中成百千個日本間諜中的一個一樣。

我是一個東北人，趙尺子，錢公來也都是東北人，我們先來談談東北是怎樣淪亡的吧。在一九二九年，國民黨不是曾派大員吳鐵成到瀋陽，誘脅張學良進行反動的侵蘇戰爭嗎？在滿洲里梁忠甲韓光第戰死，東北軍大量的傷亡，結果當然慘敗，蔣介石便歡喜的看看東北削弱下去，然後又挑動張學良參加內戰，助蔣攻擊閻馮，在一九三〇年秋，把東北軍開到關內來，使日寇有機可以進攻東北，這樣於翌年「九一八」便將大幅的肥沃的關東草原讓給了日本。國民黨蔣介石不是下了「手諭」不准張學良抵抗嗎？蔣介石不是調了東北軍入內地進行帝國主義者所指示的剿共戰爭嗎？不是還訓令出席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嗎！但是蔣介石後來却把這個責任都推到張學良的身上，在二十二年四月「最近剿匪戰術之研究」的講演中公然說：「須知道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我們站在革命立場上講，却沒有多大關係。無論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在東三省與熱河過去都沒有在革命勢力之下統治者，革命的主義却不能在東北宣傳。照這樣說，這回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任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試問這一段話還像中國人嗎

裡說的謬嗎？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主張却是「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再三提出願在停止內戰、開放民主、武裝民衆的三條件下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我請問趙尺子、錢公來、國民黨的中宣部：究竟是誰做了出賣民族與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團」？共產黨歟？國民黨歟？

再看「九一八」以後，由東北人民自動起來抵抗，組織許多人民武裝，即今日仍在長白山一帶與敵堅持鬥爭的東北抗日聯軍。國民黨在這時候不是看着眼紅了嗎？怕還有一個強大的人民武裝落在真正抗日的政黨手裡，王化一、盧乃庚、彭振國等人便急急忙忙在北平奉天會館組織一個所謂「東北人民抗日救國會」，派樂法章，趙侗，李向之等藍衣社份子，還有一些南京軍官學校的學生，以及一些與東北敵偽組織有關係的人，回到東北去，拿有偽滿政府部執照，坐着日本車，一鑽門裡，轉關外的奔跑，出關住在偽組織漢奸的家裡，進門便住在國民黨的，你們不是這樣「抗日救國軍」的嗎？你們當時爲什麼不怕給日本人抓起來呢？原來你們是勾通敵偽欺騙了成千成萬的東北青年，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搗磨擦，幫助敵寇削弱人民的抗日力量，然後這些「救國軍」就漸漸的給敵偽收編和收買了，趙侗等人回到你們後方去，有些頭目如樂法章之流，索性直接參加了漢奸組織。在「七七」抗戰後，趙侗又奉命到敵後與抗戰的八路軍搗磨擦，漢奸樂法章是偽警防隊的一個頭目，也在冀東打八路軍。這些不都是鐵的事實嗎？我請問究竟誰是「搗亂」？誰是「土匪」，「變質成爲日」的武裝間諜團？誰是「妥協敵偽」？誰是「稱兵叛變」？天下人有眼共見？

再看「九一八」以後，你們這些「黨務工作者」的活動。趙尺子本身是個汪派，又被上

件C C的外衣，與曹重三，于曉天等人在北平給C C的頭子×××辦「東北青年學社」石子壽辦「復社」，出版「東北青年」，你到處探聽東北青年的姓名，給他們寄刊物，寫信，要他們寫稿子，和參加你們的組織。你們不就是這樣進行，利誘，欺騙陷害東北流亡青年嗎？在東北青年學社裡，用演電影，報告等方式來麻痺東北青年的民族意識。當他們參加你們組織以後，便派到各個學校裡面去做特務活動，專門偵察進步青年，當時有多少救亡團體被破壞了，多少青年被屠殺了！而你們組織的內部裡我是很清楚的，在「復社」住着的幾個人，如林，鞠，胡，鄭等雖然是大學生，都頂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和你趙尺子一樣不也都是日本特務嗎？鄭鐵生就曾在「一九三四年去過大連，找他的日本關係，拿到指示和經費去青島辦報紙，「復社」不是也會派他們的社員拿偽「滿」官費到日本去留學嗎？所謂當時C C組織的一些機關團體，實際上不都是日本的特務機關嗎？C C在北平還辦了幾個學校，如「知行中學」，「中山中學」等，以加入國民黨可得免費來誘惑無家可歸的青年學生。學校教育是完全法西斯化的，所謂「信仰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信仰到盲目的程度。」你們是叫青年學生陷到完全無知的境地裡，還要他們參加「東北青年學社」或「復社」等組織，進一步便做日本特務。這不就是「九一八」以後你們國民黨C C份子的真面目嗎？趙尺子在「山共論綱」中誣衊一切革命黨都是「間諜團」我們看到國民黨的行爲却是這樣可恥，真正的「間諜團」的化身。再看看趙尺子自己吧，在「何梅協定」前後，你跑到綏遠德王那裡，由C C拿錢給漢奸德王辦了一個「邊疆通信社」人人皆知德王道敵叛國，可是趙尺子却替德王大事鼓吹，並曾組織張佐華一群二十幾人到綏遠去考察，所謂「考察」回來就是宣傳漢奸德王的

「德政」，說德王有「天才」，「德王跟日本去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國民政府不能幫助他」，原來當漢奸也有「天才」呀，CC份子之無恥極矣！趙尺子不是還寫過一本專捧德王的小冊子嗎？因此，便成了漢奸德王的親信，日寇的忠實的宣傳員。我請問趙尺子，你這種行為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呢？你這種行為是不是丟盡一切東北人的臉，喪盡一切中國人民為人的良心呢？

再看看「何梅協定」之前的北平情形，多少青年由於有愛國的理想和行動，華北日報常常有捕人和一批批解送政治犯去南京的新聞，但很少看到釋放和南京收押北平政治犯的消息，請問這些人都到那裡去了？我們不能不懷疑，因為在北平糧食胡同憲兵第三團團部附近的老百姓，每天夜裡都聽到鞭打聲，叫罵聲，極痛的慘叫和槍的悲鳴！這種聲音使人聽到顫慄而無法生活下去！「何梅協定」以後，憲三團撤退，把未殺完的政治犯，嫌疑犯，不是一個不留的統統屠殺盡了嗎？當時天氣炎熱，屍體腐爛了，臭氣四溢，這條街巷的行人人都掩鼻而過。請問國民黨當局，青年愛國究竟有何罪呢？可是中國偉大的殺人魔王蔣介石却天天給他部下發出這樣殘忍的指令：「愛國者，殺！殺！殺！殺！」成千成萬的無辜青年，民族的精華，就這樣葬送在你們的屠刀下了！在這一箇賣國協定訂立之後，北平社會更形紊亂，國民黨的威信越發垮台，CC的特務頭子×××從南京秘密的跑回來。召集他的部下開一個緊急會議，叫大家鎮靜，莫談國事一切服務「領袖」。我請問這是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做「間諜」的行為呢？你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叫做這個「間諜團」的班頭呢？

九一八以來，我們東北同胞失去了家鄉，流亡關內，却不許談一句抗日愛國的話，東北

志士杜重遠因爲辦的『新生』上閒話了一下天皇就要被捕坐牢，直到抗戰後還加上一條莫須有的罪名，至今身陷囹圄，（後在新疆將杜秘密殺害——編者註）抗戰以前，可憐我們這群思念祖國的孤兒，只有把眼淚落到肚子裡，眼巴巴的看着你們這些黨官黨棍們，三令五申地敦睦邦交，與敵杯酒聯歡，擲東三省三十萬同胞而不顧，好像你們不是父母所生，爹娘所養的冷血怪物，你們與敵通郵通車默認了偽『滿』傀儡組織，使東北父老遙望政府拯救他們的心一天涼了下去！西安事變的時候，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而且自動陪他到了南京，可是從此以後，蔣介石却再沒有釋放張學良！從此以後，蔣介石就在你們的幫助之下瓦解了整個東北軍，不給東北軍以平等的補給，使他們在抗戰中逐步消滅，甚至連東北軍一點殘餘還要強迫他們繼續抗戰以前的罪惡的反共戰爭，讓蔣介石坐山觀虎鬪！東北大學被你們破壞了，東北的流亡團體被你們打進了一群特務，我們東北人在國民黨當局不抵抗主義下鬧得國破家亡，還要受這種壓迫摧殘，必欲消滅盡淨而後快。我問你們，我們究竟是犯了什麼罪？現在又到了『九一八』十二週年了，你們的小朝廷依然和當年一樣醉心於反共，你們的反攻從武漢失守說整整說了五年，至今還是却遙遙無期、渺無蹤影，相反的却與敵人勾勾搭搭互相唱和。老實說吧！中國若不是有共產黨，不但東北沒有收復的希望，而全中國都要在你們的手裡變成東北之續！

我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幾年了，從沒有看到他們限制青年的愛國自由，以屠殺青年的事情，相反的他們是愛護青年，鼓舞青年的愛國熱忱，發揚青年的愛國思想，加強青年的民族教育，給青年愛國的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他們並解放了一部敵佔區的青年，扶植他們組

織抗日救國團體。同時我也沒有看到共產黨作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像國民黨樣那的出賣國家民族，完全聽帝國主義的支配。共產黨之在中國產生，乃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他不但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中國廣大人民與整個民族的利益，他今天已成了抗戰唯一的中堅，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他是中國的救星。

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反動派從來沒有放棄和忘記過反共，反人民，對敵妥協的陰謀詭計。一九三七年底，隴海沿線便都已佈滿了CC組織的所謂「戰地服務團」各特務大隊，和復興社的「別動隊」。他們在戰地給什麼人服務呢？拿着手槍屠殺參加前線抗戰工作的青年，或威逼他們離開前線回到後方去充當特務。你們的大軍也便由抗戰變到「看戰」了。你們的「偉大」的特務工作還做了些什麼呢？「中共論綱」中公開的寫道：中共在抗日戰爭中「鼓吹對日宣戰」是「破壞外交」，並且還強調的說：『今天我們可以公開的用文字來說：九一八後，中國必定抗日，但必定在準備相當完成之後始行抗日，乾脆說，在民國二十九年，或三十年上半年才算準備完成。可是爲什麼在七七以後便開始提前抗日？這是蘇聯利用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搗亂（尤其是西安事變）因而促成。』你們的態度表現的很明白嗎？既抗戰爲什麼又不「宣」呢？是不是「宣戰」對妥協有些妨礙，就不好進行「東方慕尼黑」的「外交」了？而在抗戰後你們駐天津的代表王若熹，不是經常與王克敏會面接頭嗎？且把所有國民黨員的單都交到敵人那裡，汪精衛到南京以後，平津的國民黨部也都公然的掛起牌子，王逆若熹又回到重慶去了。原來這都是你們所進行的『外交關係』嗎？這和現在歡迎吳逆開先與重用間諜陶希聖是沒有絲毫區別的。老實告訴你們：這種『外交』如再繼續下去，西

安重慶和全國土地都要『外交』去了——關於『準備抗戰』的謬論，和抗戰之前絲毫沒有二致的。而現在的陰謀，却在對全國人民說：『咱們沒準備好，不能再打了，與日本妥協吧！』在對日寇表示求和投降：『我主天皇！中國抗戰不是國民黨願意打，那是蘇聯搞的，我們講和吧！你去打蘇聯，我來打中國共產黨！』好不知廉恥的傢伙！你們抗戰動機與進程的實質就是這樣反動啊！是完全背叛中華民族利益的。這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間諜團』，又是什麼呢？七七抗戰是人民逼出來的，這是對的，你們本來想在七七事變中當做地方事件解決，再給敵人割割一塊國土，而全國人民不允許，便怨天怨地，罵三罵四。可是西安事變的起因，怎麼來拉蘇聯和中共的身上來了？假若不是中共顧全大局，勸張楊釋蔣，恐怕今天『四大領袖』也做不成了，至於在其中搗亂的究竟是誰？那正是你趙尺子的老祖宗汪精衛他不是急忙從德國跑回來與何應欽密謀企圖用飛機炸平西安把蔣介石炸死在裡面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戴笠特務機關不是還用陰謀手段暗殺了東北軍名將王以哲希圖造成混亂的內戰嗎？當蔣被釋放之時，陶希聖在北平幾夜未眠，愁眉不展的念道：『坏了！壞了！共產黨這一手真厲害！』陶希聖對蔣介石的心該是多麼的黑呀！可是今天蔣介石對恩人則背信棄義，對仇人却信為心腹。就以你趙尺子在綏遠的行爲，不是也促成漢奸德王發過一個電報到南京，要求打到西安去嗎，自然站在日本的立場上來講，中共促成釋蔣義舉是一種『搗亂』，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你們這些烏龜忘八的行爲則又何嘗不是大大的搗亂，十足的『間諜』呢？

抗戰了，八路軍新四軍得不到一槍一彈的接濟，在敵後堅持抗戰，抗擊三十五萬敵軍，和全部的偽軍而在這本小冊子中却說：『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牽住國軍，讓國軍不能

早日打敗日寇。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在前方幾年，只看到你們『國軍』在敵人『掃蕩』八路軍時配合敵人打八路軍的後方，而你這尺子現在榆林和一些反動的軍隊包圍邊區，破壞邊區，進攻邊區，不也就是牽制八路軍使八路軍不能開赴前線，抗擊更多的敵，收復更多的國民黨丟失的土地嗎？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罵道：『中共游而不擊，擴大實力，襲擊國軍，妥協敵僞，稱兵叛變，公開武裝走私。』請看事實吧，幹這些勾當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我曾參加八路軍許多次的戰鬥，打過平郊門頭溝，平漢路長辛店，平綏路南口，下花園，開關平北抗日根據地，把淪陷七八年的熱河西部遼平豐寧等縣收復回來，解放了長城內外，黑白潮等河流域，察南，察東以及察北的難胞，他們流着辛酸眼淚歡迎我們，成千成萬的人民慶祝重見天日。可是在這些戰鬥裡，我却從來沒有看見一名是你們偉大的『國軍』說八路軍『游而不擊』嗎，你們『偉大』的『國軍』怎麼不去游游呢？你們的『熱河省政府』怎麼設在重慶呢？他管地是那一塊天下呀？你們那些欽差大臣，如鹿鐘麟等，沒有八路軍保護敢在敵後嗎？可是鹿鐘麟還要搞磨擦，又由平西派人秘密赴平津保，這些行為又都是什麼呢？在晉察冀的國民黨部又是誰幫助恢復的呢？而在那裡你們又搞『三青團』等特務組織，進行對敵勾結，對我根據地實行破壞陰謀，你們又利用軍郵工具從晉西北發展在晉察冀，平西，到處設立點綫工作，組織情報網，竊閱公私函件。這些把持國家戰時交通工具的復興份子在八路軍保護下深入敵後，美其名曰：『建設交通』『溝通文化』因之我們自己的郵政局便停止了，而他們實際是來進行偵察和破壞。如：一個同志曾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日內啓程赴晉西北，來信請寄興縣，但這人因事並沒有走，不久到郵局去看，有否信件，郵政局長却說這人已經去晉西北了，這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他們這些暗藏在郵工人員內部的特務份子剛到一個新地區以後，爲了接近各個機關的



工作同志，便借給許多後方的進步書報，而把同一天新華日報社論中的重要句子都用紅藍鉛筆劃上，分借給各機關裡，以表示他們也『進步』，並偽裝漫罵大後方的黑暗，但是我們經他們訂閱的後方書報却很少收到（延安也一樣。即在本根據地內寄遞報章雜誌也經常被他們扣留、焚燒！請問這是『溝通文化』？還是『摧毀文化』？是『建設交通』？還是『破壞交通』？這種行為是我抗戰人民做的？還是敵探奸細做的？八路軍把你們丟失的地方從敵人手奪回來，重新插上國旗，你不獨不受感動，却來破壞，這究竟誰是『奸軍』？誰是『奸黨』？誰是『武裝間諜團』？共產黨呢？還是國民黨呢？

你們所說所謂『擴大實力』。八路軍新四軍打了華北華中敵軍三十五萬和幾乎全部的偽軍，却只有區區五十萬的武裝，而你們却是在不游不擊中擴大成三四百萬並從蘇英美借得十六萬萬美元，却没有給八路軍新四軍發一彈一餉。究竟是什麼人利用抗戰擴大實力，豈不是十分明白嗎？而今天你們這些軍隊，除了『看戰』又幹些什麼呢？所謂『襲擊國軍』也，『妥協敵偽』也，『稱兵叛變』也，『公開武裝走私』也，『不也就是這些』『看戰』的人嗎？請誰看看龐炳勳，孫殿英，李長江等五十八個將領，六十餘萬大兵便清楚了。我是沒有看見過八路軍先打你們一槍。在這五十八個降將中，也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六十多萬偽軍中也沒一個班是八路軍。我在前方幾年也沒有看到共產黨八路軍與敵偽訂過什麼條約，也沒有對敵人實行『看戰』，敵人對他們也不像你們那樣『客氣』，『互不侵犯』，以及派遣像你趙尺子這樣的人進行『外交關係』；而敵人對八路軍共產黨却是殘酷的『掃蕩』『政治強化』『經濟封鎖』『三光政策』『蠶食政策』等他們也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只有自己動手，自力

更生，堅苦奮鬥，與敵肉搏！而「公開走私的人」却正是那些「看戰」的人從司令部指揮部到長官公署，都有無數輛的軍用卡車奔馳在前線上，搬運敵貨，化妝品，消耗品，即排長連長也大多數在前方成家立業，開起商店來。所謂「國軍」之「鬪志」都花費在這些生意經上了！而在這購敵貨中。誰說他們與敵偽沒有勾結呢！嗚呼！國軍？抗戰耶！投降耶！一言以蔽之，日本帝國主義之「武裝間諜團」也。現在，如日本間諜趙尺子者，已充滿了國民黨軍政機關。趙尺子曾經五原，寧夏蘭州，西安成都，到重慶，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六百個聽衆」面明報告他這本「中共論綱」。蔣介石居然給它的黨校請日本特務講授反共反人民的投敵的特務課程，蔣介石究竟是奉什麼人的命令這樣做呢？他究竟是何居心？這個「中央訓練團」是「蔣記」還是「汪記」？還是日蔣汪合辦的呢？實在是使國人莫明其糊塗了！西北的國民黨特務機關裡面隱藏着大批日本間諜，但是你們只想着共同反非，就行麼也顧不着了，爲了執行這種共同反共的方針，你們在蘭州設立龐大的特務機關，甚至化裝土匪暗殺了給你們運軍火的蘇聯汽車夫，這種行爲真是有背爲人的道德！有人提議國民黨也整整風吧，請問這樣一個特務組織從何處整起呢？審查幹部却又怎樣審查呢？你們公然的講：「爲了奪取統治者的政權，當然可以接收外國的支援；明知外援之來是別有用心，也是可以利用的。再明白點說，縱然是主觀上澈悟自己是在作着外國的間諜也未爲不可。」因此，很多很多的國民黨員自願作敵探間諜。趙尺子便是得到批准邀請來的。他在榆林由國民黨拿錢辦漢奸報紙——邊疆通訊報（蒙漢文版）廣爲漢奸德王宣傳，在社論中曾寫道了「這五年來，他（德王）雖是不自覺的執行了（日本）間諜任務——他自覺着給蒙古人求出路」。你們抄了抗日的沙王的家，

却替投敵的德王捧場，這就是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嗎？你們叫蒙胞隨德王去走上漢奸的死路嗎？這是我蒙胞和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的！國民黨參加抗戰已經六年多了，竟允許公開的日本特務在我聖潔的抗戰國土上大肆活動，不加制裁，並予援助和嘉獎。請問堂堂的國民政府之「國法」安在？「軍紀」「法律」究竟是對待什麼人的？專門對待抗戰的軍隊和愛國的青年嗎？你們的宣傳就是反共反人民向敵人投降嗎？你們就死心塌地一定要做日寇的「武裝間諜團」嗎？

全國青年警惕起來，特務大隊遍佈全國，不要陷入他們的圈套，陷入以後，不是關在集中營裡，就是以手槍威逼你，牽着你的鼻子，叫你越陷越深，儘管你躲到什麼地方去，它都會找到你，叫你做不願做的違背良心的事情。青年朋友們，起來！我們堅決反對頂着抗戰的「三民主義」帽子陷害青年的中國法西斯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新專制主義，反對把中國置於投降分裂倒退的極黑暗的境地！我們不能再任人宰割，出賣。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吃飯、要呼吸、要光明、要過人的生活！要求肅清日寇第五縱隊，解散日本帝國主義的「駐華武裝間諜團」！——CC復興各系的特務組織宣傳機關，取消法西斯主義！嚴懲吳開先，陶希聖趙尺子之輩漢奸敵探奸細特務份子，撤退包圍邊區的軍隊，對日積極抗戰！我在敵後幾年，與八路軍生活在一起親身體驗到共產黨的偉大，使我深深相信，只有它能解放中國人民大眾，才能驅除日寇，還我山河。

我敢說將來收復東北的，一定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共產黨！

全國的熱血青年，東北的熱血青年，我們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前進。

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前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原文載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之『解放日報』

## 取消萬惡的特務政治

蕭 三

什麼是極端危害中華民族的「內政」或「國內政治」呢？不是「中國之命運」裏所痛罵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而正是用以反自由，反民主，反共的，異常卑鄙惡濁，極端血腥殘酷，可恨可怕的四個字；「特務政治」。

這是一個惡魔，這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這是笑面虎，吸血鬼，妖精！

誰都知道，今天的國民黨早已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了。今天國民黨反動派的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政策是特務政策，而且黨務和特務不分，成爲一而二，二而一的了。讀者想看一看這反動派的肖像嗎？好，只消漫畫幾筆就行了；他頭戴二民主義帽子。身穿三民主義衣服（中山服），但心肝肺臟都是法西斯主義的，他半個面孔（現在只餘下一小部份側面了）笑嘻嘻，半個面孔殺氣騰騰；他左手拿起抗城的大旗，右手拿起屠殺人民的尖刀。——這一點也不挖苦，不誇張，而是有無數血腥的事實，物證，人證，書證在。中國人民有了許多次血的經驗以後，已經不是「阿斗」了啊，已經認識那副鬼臉，而且也漸漸摸熟他那兩面派的脾氣了啊。

反共第一，反人民第一——是國民黨蔣介石的政治綱領，這也半點不冤枉他。有「中國之命運」一書爲證。

而反共反人民最毒辣的手段就是特務政策。

「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不外乎下面幾個辦法，一曰打（打仗，武裝磨擦，進攻，閃

擊，包圍），二曰捉（逮捕）；三曰殺（砍頭，槍斃，活埋……）；四曰罵（動員他所有的「輿論」，造謠，毀謗，污蔑謾罵，信口雌黃，含血噴人）；五曰鑽（鑽到人民組織和革命隊伍裡來，在裡面搗鬼）——這鑽的辦法就是特務政策。

不要小看了這鑽的辦法哩！他也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啊。由於中國經濟破產，失業衆多，在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裡，產生各種各樣的腐化的秘密會黨，會匪，幫口，流氓……他們的意識是落後的，文化是低的，認識是糊塗的，思想是半迷信的，心情是窄狹偏激猜忌嫉妬的，手段是陰險毒辣惡濁卑鄙的。

蔣介石就應用了中國多年以來的這種流氓辦法，青紅幫辦法（蔣自己就是青紅幫的一個輩的頭子，過去在上海陳其美——CC 陳果夫陳立夫的令叔——的部下當流氓，至今沒有出幫）此外再吸取（在這一點上他並不排外，不「只仿其形跡」，而且「求其精義」，加上意大利的「法西奧」(Fascio 德國的「蓋斯塔坡」(Gestapo) 和日本的「特務」。這大概應該叫做：中國的流氓「統一」了外國的法西斯蒂，地道的「中西合璧」或「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和「舊形式新內容的創作」。偉大偉大！猗歎盛哉！總之，他在這方面可說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也要算是，『最高』『至上』『一個』的吧？

可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就遭了殃，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政策的罪惡滔天，真是罄南山之竹，也寫不完！他這二十多年來的統治，使中國青年，不，也真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遭遇着這一場浩劫！中國人本是最優良的，中國幾千年來便是農業國，農民的純樸，忠厚的本質，去灌注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民的身上。五四運動，大革命，土地改革，

抗戰，特別是中國共產生以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更是朝着進步方向跑。在別國幾個世紀才完成的過程，在中國幾十年來便完成了「人這個字，響起來很驕傲！」（高爾基）在中國今天特別感覺到。可是不幸，民族中出了少數敗類，他不以自己壞為滿足，而一定要把別人都拖下水去，都變成和他一樣壞，才快意。如果你本來不壞或不願意變壞，他就用欺詐，利誘，威嚇種種方法，甚至用人質，家族質等手段逼迫你為非作歹，不論你的階級，出身，職業，性別，賢愚，（而最可痛心的是特別陷害優秀有為的青年！）「他都量材使用！」，使你陷入特務的圈套，起初或者使你生活腐化墮落，或者教你吃苦耐勞，甚至要你讀『正氣歌』——這看具體對象而定，但總的方針是使你變成鬼，然後叫你利用各種機會，無孔不入的鑽到革命組織裡去。在那不叫你做堂堂正正的人，而叫你鬼鬼祟祟，和革命者，和正經人混在一起，叫你表面上有的裝的很左，很革命，很強硬，有的裝的吊兒郎當，無所謂，有的裝進步，有的裝落後，有的裝中派。叫你有兩出風頭，盡量叫黨謾罵，有的『埋頭苦幹』，只是冷嘲，挑撥，小廣播……總之，叫你用各種各樣的假的面貌，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於人間。是女的便叫你犧牲自己的肉體勾引革命幹部，叫把坦克開到床上去「勾引愈多，則成績愈大」（參看解放日報八月三十一日載太行電訊）於是叫你暗地裡進行偷文件，收材料，作情報、當偵探，奸細，竊賊。害虫，作破壞，挑撥，離間，放毒（物質的，思想的），暗殺等等勾當。如果你不作，你自己受騙或被迫所填的表，所簽的名對你就是一個威嚇。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妻子就是人質，你還在當初中學生，你天真瀾漫地為愛國心所驅使，想作點救亡工作，你活動起來……國民黨特務機關就「看中了」你，起初逮捕你，但又釋放你，叫你仍作那個活

動，可定給你另外的任務：偵察，報告進步的，革命的份子……你如不服從，如不作，再逮捕你，這一次禁閉你長久些。叫你「反省」叫你「受訓練」再放你出來給他們作特務……或者，你如不作，黑夜裡就把你解到野外，站在一個深坑旁邊，看幾個兇手如何活埋那個「共產黨」，「不肯自首的份子」……或者在路上，在家裡，把你逮捕起來，起初還客客氣氣的，但有兩小時是不客氣的，叫做「短促突擊」：叫你手裡拿着筆，叫你頭伏在案前，而在你的頭上有一支手槍或一把刀，喊：「你寫不寫！」「寫」！可憐本來無辜的，沒有經驗的青年被屈服了，寫了！簽了名。既然簽了名就得幹，不幹，你自己，你的家，都得遭殃！

是這樣（大概是這樣，毒辣殘酷的花樣還很多，這裡寫不完）使許多青年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於是違背良心幹吧，作鬼吧。久而久之，這點良心也滅了，久而久之，許多青年是非心都喪失了，善良的情感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什麼禮義廉恥，什麼良心道德，都不管了，黑的白的也辨不清了，邪的正的也分不出了。變節——家常便飯：出賣靈魂——正當交易。浩然的正氣，堅真的氣節，一切一切，喪盡失淨！因為特務支持者，大頭子一面裝腔作勢，一面勾心鬩角，獎勵，強迫作壞人，於是社會上一切骯髒黑暗卑鄙惡濁忘八混蛋，冒險主義者，流氓，惡棍，痞子，騙子，兇手，強盜，賊……——總之，一切不務正業的壞蛋，一切人類渣滓，都是他的支柱。正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真是：整個黨成爲特務黨，正人君子難立足，志士仁人暗憂傷。就心都做亡國奴！

爲了個人獨裁私慾，不惜戕殺，斷喪民氣與民族精神至於此極！迄至今日，降將如毛，降官如潮，一切特務，都是双料，CC，復興，身兼數職，國特日特，一邱之貉，一而二。



二而一，一批批黨國要人，一批批特務嘍囉，朝秦暮楚，今天重慶，明天南京，後天東京，再後天「錦衣還故鄉」，帶幾口大皮箱「脫險」，而且大受歡迎，猩猩惜猩猩，恬不為恥，豈偶然哉？

民族之氣被斲喪到這個地步，痛心不痛心！危險不危險！問題嚴重不嚴重！

但是我們，保存着偉大中華民族一脈正氣的人民，是決不能讓你們行屍走肉，橫行胡鬧下去的！

我們仍然堅決相信中華民族整個是善良的，優秀的，聰明的，有正氣，有骨氣，有氣節的，他們的代表是中國共產黨和有形無形的環繞在共產黨週圍的志士仁人，有正義感的正派人，此中也包括國民黨內部某些有骨氣與正義感的人士，他們是孫中山的真正信徒，他們都有亡黨亡國之沉痛，但是在獨裁淫威特務監視下，敢怒而不敢言。共產黨遠之繼承五十年文化之優秀傳統，近之接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之遺產。從共產黨，從有英明的毛澤東同志——這個，國歷史，文化的結晶和化身，這個中國人民偉大的代表——為領袖的黨，來看整個中華民族，我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是光榮的，是可以自豪的！

由於國民黨特務政策的毒辣，致使民族中產生了一些敗類，他們墮落到非人的境地，墮落到自己不知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弄的敵我不分，認賊作父，弄得國事烏煙瘴氣，江河日下——這是萬分可恨而也可悲的！

一乘真正人道主義的共產黨，有決心解救這些失足的青年從水深火熱之中出來。  
絕對忠實國家民族的共產黨，有能力，有辦法，建設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嶄新的

新中國。

失足的青年們，來一個作人，來一個作中國人的運動吧！

全中國的青年，青年的父老，全中華民族，控訴國民黨毒辣，萬惡的特務政策吧！

我們大聲疾呼，要求國民黨取消這種忍心害理，害國家民族，害青年，害子孫後代的特務政策！

摘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之『解放日報』